

羣書治要

一五

讀書
知要

PDG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政論

仲長子昌言

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

本傳逸
作怵

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
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
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
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
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
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琢換易、可復爲新、新
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
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
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

施作設

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
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
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爲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
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
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
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
強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
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

無然疾
二字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
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
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爲
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
合聖聽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
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
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外不知所云則苟
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

下況其
餘哉四
字恐衍
文

追恐遲

不從已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弔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儉，以爲輔佐，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榜其面曰魯孔丘，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爲豎子所譏笑，其

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耻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愬。前君既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舊無下
川之下
字補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
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
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
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候服王食僭至尊踰天
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
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
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替古而舊號網漏吞舟
故庸夫設藻稅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
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

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賈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墾，又故地功不

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
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囷囷實一穀不
登則飢餒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爲
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
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
也法度旣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栻之飾而
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輜梓
黃腸多藏寶貨享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扈耻

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
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
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迫、迫爲盜賊、拘執陷
罪、爲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
之貢、堯舜所不嘗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
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
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
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置
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風、內憂

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戮以爲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堙川者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寇與寇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旣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寇、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

艾咸以官爲忌諱、逖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脰以肥頭、不知脰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

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
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
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
勅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賓貪饕之吏競約其
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象被弓弩米
粥雜漆燒鎧鐵焠鹽中令脆易冶孔又編小刀
牟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
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鎧
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

兵鈍甲奩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
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
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
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
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
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牟利
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
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
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翫無所懲畏

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